



▲孤寡長者最渴望老有所葬，離世後有人辦理後事。圖為榕光社將離世無依長者的骨灰撒在紀念花園。榕光社供圖

榕光社：今年處理善終個案倍增

疫下悲歌

香港老龄化日趨嚴重，除了隱形的病毒，孤獨長者坐困斗室，抑鬱成病，離世人數驟增。非政府機構榕光社為長者提供善終服務，該機構的主席聶揚聲表示，去年和今年非染疫死亡的孤獨長者人數明顯比往年增多。「以往老人家是冬天走的多，但疫情以來，這兩年卻反過來，夏天走的特別多。以往全年只做四、五十個長者善終服務，但今年至今（10月中旬），一年內已做了近110個老人家，走多咗一倍。」

老人家在家屈到病，「因為老人家長期困在屋企，冇得出外，變得抑鬱。」榕光社主要為無兒無女、或子女不在港無依無靠的獨居長者，提供免費善終服務。聶揚聲表示，這些離世的長者都是無親無故，或因警方、醫院聯絡不到死者家人，轉介榕光社協助善終。現時榕光社為近900名長者提供服務，其中無兒無女的孤獨長者約300人，有兒女但獨居的長者約400人，有子女同住但生活困難的約有200人，服務對象主要以無依無靠的獨居長者。

每年逾百遺體無人認領

令人揪心

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，可惜不少長者未能善終！現時全港65歲以上長者約有145萬人，當中有逾15萬是獨居長者，孤獨死現象頻現。不少長者希望有尊嚴地走完人生，而不是沙墳墳場上的一組號碼。香港平均每年有逾百宗無人認領遺體個案，當中部分是長者。這些遺體會先存放在醫院或公眾殮房，倘若兩個月後仍然無

人認領，就會被運送到沙墳公墓進行七年土葬。七年後，如果仍然沒有先人的親人或朋友前來認領，遺體會被重新掘出及火化，之後所有骨灰會合葬在該年的公墓之中。墓碑無名無姓，只有一組號碼。此外，政府會將部分無人認領遺體轉贈予港大醫學院，作「大體老師」教學用途。據食環署向傳媒公開資料，2016至2019年分別有783及557具無人認領遺體進行土葬及火化。

疫下長者死亡率上升

- 2019年** 全港人口752萬，死亡總數為48706人，當中39264人為65歲及以上長者，佔死亡率的80.6%。
- 2020年** 全港人口742萬，死亡總數為50653人，當中41308人為65歲及以上長者，佔死亡率的81.6%，長者死亡人數較2019年增加2044人，長者在疫情下死亡率上升。

資料來源：政府及衛生署

義工：父離世半年 女看報道才知悉

孤獨終老

孤獨死現象普遍，有獨居長者離世半年多後，女兒要從傳媒報道，才知父親離世。也有分隔香港與內地的獨居三兄妹，生前未能相聚，死後由義工幫助，圓了生不能聚，死要同穴的心願。古語有云：死生亦大矣！長者孤獨離世的遭遇，盡是老無所依的唏噓。該港人三兄妹，大哥80多歲住安老院，弟弟60多歲在武漢，妹妹50多歲，三兄妹均終身不婚，在港無任何直系親人。2017年10月，先是獨居的妹妹因病離世，由社工搵榕光社安排善終喪禮。誰知數月後，身在武漢的弟弟亦客死異鄉。當地政府部門通知香港入境處，並由社署轉轉找到死者住安老院的大哥。

三兄妹終身不婚 遺願合葬

經社署轉介，榕光社的聶揚聲同社署職員去見該名大哥，辦理委託手續為其弟處理後事。「因為該名大哥曾出席過妹妹的喪禮，所以我認得他。」在安老院會面時，聶揚聲發現離世

的妹妹和弟弟與居於安老院的大哥，原來是一家人，本着落葉歸根的信念，大哥要求榕光社，「點都要帶返我細佬的骨灰返嚟。」「點知唔夠一週，手續都仲未辦好，大哥都走埋。」為圓死者生前願望及承諾。2019年春節後，聶聯同該社兩名義工，親自到武漢，為離世半年的弟弟善終，並將骨灰帶返香港。之後，將三兄妹骨灰撒落在鑽石山墳場內的玫瑰園，「雖然生前佢咁唔能夠在一齊，死後都要一齊，圓住佢一家的生前願望。」四年前另一位孤獨長者在醫院去世，死者友人委託榕光社代辦後事，誰知醫院拖着遲遲不肯

「交人」，三個月後報警，最後因無法找到家屬，將遺體交由榕光社辦理，惟當時遺體已變黑，面目全非。該事件後來經電視台拍成個案播出後，死者女兒見到死者資料，懷疑是失聯多年的父親，主動搵榕光社，最後證實是其父親。因案件感覺特別，聶揚聲有意留了一手，只撒一半骨灰，另一半留在石碑廠，「我見電視出咗街，可能有人搵，誰知真有家屬搵，於是將另一半骨灰返返佢個女，等佢安排死者上位。」榕光社希望政府及社會各界，繼續關注長者健康、安老問題，讓長者老有所養、老有善終。

榕光社為長者提供善終服務

- 地址：黃大仙竹園南樂園樓地下110號
- 電話：2763 9944
- 傳真：2763 9934
- 電郵：info@banyanservice.org
- 網址：banyanservice.org

長者煩心事

「唔知點解，今年走咗好多老人家，尤其是近兩年夏天走得特別多，以往都無咁犀利，（老人家）今年走多咗一倍，估計同抑鬱有關」，專做長者服務、榕光社主席聶揚聲說。更令人感慨的是，很多老人家疫下坐困斗室，孤獨終老，因為無親無故，要靠社福團體幫忙處理後事。「都無咩擔唔擔心，到時先算啦！」年近九旬、單身的獨居長者鍾伯伯無奈地說，口講不擔心，心中卻憂慮會在家中鬱鬱而終。他和另一位獨居曹婆婆的共同呼聲是：「希望政府關心下老人家嘅身後事！」

大公報記者 盛德文、黃山（文、圖）

鍾伯伯：告別劊房 似初戀咁興奮

「上有片瓦遮頭，膝下有兒孫承孝」，對部分香港長者來說，或許是一種奢望。

年屆89歲、原籍廣東南海的鍾伯伯，終身未娶，孑然一身，幸在二十年前退休之時，獲配單身公屋，有安身之所。僅靠三千多元高齡津貼生活的鍾伯，對於身故後無人盡孝一事，淡淡地說：「由得佢啦，已交界榕光社處理善後，而家最大希望是政府多啲關心下長者的夕陽生活，讓我哋可以安樂地度過餘生。」

1932年於廣東南海出生的鍾伯伯，童年在鄉讀過五年私塾。1950年，18歲的他漂到澳門的塑膠廠做啤膠，人工每月僅八元。到50年代後期，香港塑膠花製品興起，他移居香港，繼續在塑膠廠打工直到退休。為省吃儉用幫補家鄉親友，住過月租14元的床位，也和朋友合租過數十元的劊房。



▲鍾伯伯希望政府多些關心長者的夕陽生活，讓大家可以安樂地度過餘生。

「有朋友介紹過女仔畀我，因為太窮冇人鍾意我。」鍾伯伯表示，年輕時拍過幾次拖，都以失敗告終，最後決定終身不娶。

二十年前，鍾伯有幸獲分配黃大仙區單人公屋，「終於有自己的安樂窩，不用再迫劊房，告別劊房一刻，好像初戀感覺咁興奮。」

靠高齡津貼生活的鍾伯為慳錢，不時跨區到深水埗買餅，「因為嚟邊啲嘢平嘛，每次買四、五十元餅，足夠食幾日。」他平日早上愛到屋邨附近做運動習慣，但疫情最緊張期間被迫每日坐困家中，靠玩手機遊戲消磨時間。

隨著年事漸高，孑然一身的鍾伯伯心情也愈沉重，不知還能活多久，擔心在家鬱鬱而終。鍾伯沉默一會，眼濕濕無奈地說：「問到有冇想過身後事如何，到時先算啦！」

曹婆婆：成日屈在家 好易變抑鬱

自從丈夫三年多前病故之後，84歲的曹婆婆獨居竹園南邨，她在60年代結婚，先後育有四名子女，可說兒孫滿堂，惟子女成家立室後，都離她而去。

疫情前，曹婆婆和女兒還偶有聯繫，但之後漸少，性格開朗的她反自我安慰：「子女都長大了，各有難處，我體諒他們。」

曹婆婆是廣東台山人，十多歲時父母將她盲婚啞嫁許配給廣州一戶人家。「當時一個人隨媒婆去到廣州婆家，先知未婚夫竟然同老實一樣咁大，嚇得我趕緊逃跑。」幾經周轉，曹婆婆在廣州大戶人家做傭工照顧小孩。50年代後期，曹婆婆跟隨東家



▲曹婆婆表示，獨自一人屈埋屋企胡思亂想，好易變抑鬱。

先後遷居澳門及香港，之後在工廠打工，80年代末本港工廠式微，轉做飲食業，做到60多歲退休。

曹婆婆現時依靠三千多元的高齡津貼生活，雖然兒子代她交屋租，但生活依然緊絀。「有咩病痛真是唔夠使，都擔心以後（行動不便）唔知點算好。」為了慳錢，每次買二、三十元的餅，食足三餐。

「平時成日屈埋屋企胡思亂想，真是好悶嘍，加上疫情被困，諗吓諗吓好易變抑鬱，人都竊埋線。」希望政府同善長多支援相關的長者機構，「令老人家可以開心安老。」



▲聶揚聲到內地將「安老院伯伯」的弟弟骨灰帶回港，讓伯伯三兄妹死後能一起合葬。

疫下孤獨無人理 心聲誰來傾聽？

單身翁：好驚在家鬱鬱而終

